

铁血兵心映丹青

——近年军事题材美术作品中战士艺术形象的塑造

■刘红

观象识器

战士艺术形象,是军事题材美术创作中重要的表现内容。近年来,全军全国美术展览与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项目中,涌现出一批战士题材的优秀作品。创作者以新颖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塑造的战士形象,诉说着忠诚与担当,也见证着军事题材美术创作在艺术语言上的革新突破与精神升华,彰显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。

—

欣赏一幅军事题材美术作品,我们究竟在看什么?看装备?看战斗场景?看人物英雄气概?所有这些,最终都要凝聚在一个个具体的艺术形象上。战士艺术形象的魅力和塑造难题,恰恰就在这里——军事题材美术重集体叙事、重精神感召力,所描绘的战士形象,具有伟岸正直、威武不屈的血性铁骨。他们是牺牲与奉献精神的化身,也是活生生的人。如何在“塑造楷模”与“还原真人”之间找到平衡?如何在完成精神叙事的同时,不让形象沦为概念的符号?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,在新时代军事题材美术创作中正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
以当代的思维审视历史,把军事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,兼顾宏大叙事与微观特写,沈尧伊的油画《雪山铁流》以写实笔触,直面长征路上的苦难与艰辛。画中的红军官兵形象面容枯瘦,有的相互搀扶,有的低头喘息,有的望向远方,眼中透出疲惫与坚韧、痛苦与希望。英雄并非天生强大,而是在苦难中依然坚守信仰、永不退缩的人。作品既还原了历史的残酷与真实,也让观众更加深刻理解了长征精神的内涵。

这种当代视角的重构,并非对传统人物叙事的否定,而是对其精神的深化与拓展。它让战士形象从“完美”回归“真实”。恰是这份真实,为宏大的革命历史创作注入温情的人文底色,既保留了军事题材美术的精神内核,又契合了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与情感诉求,使艺术创作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润物无声。

二

近年来,我国国防建设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浓厚的练兵备战氛围,不断更新的武器装备等,让部队生活样态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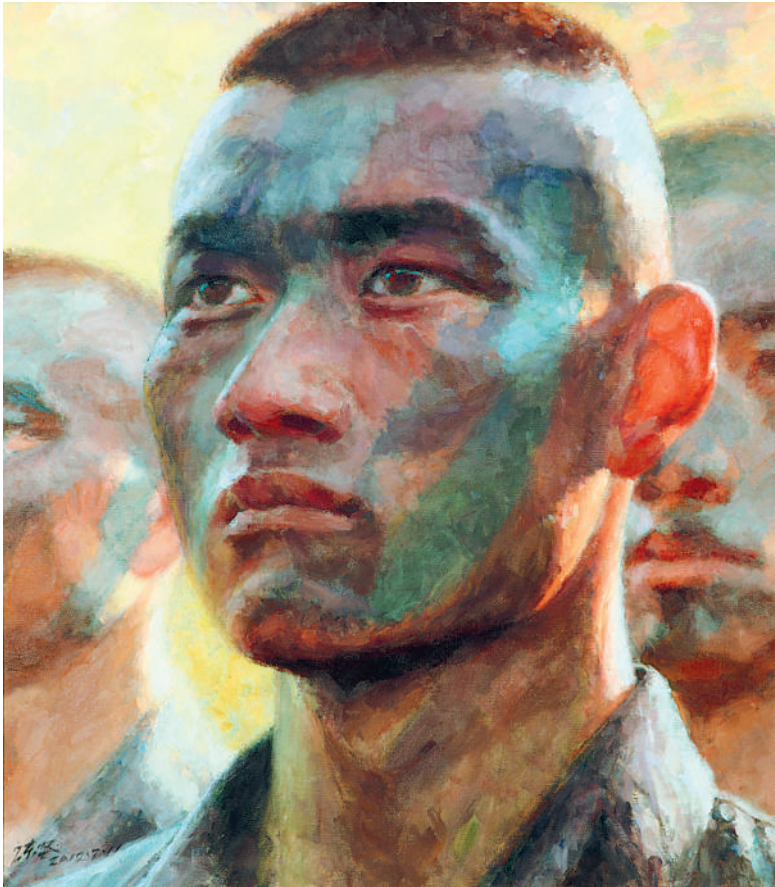
创作心语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时代的浪潮奔涌不息。今天,我们回望红军英烈事迹,本质上是回望民族的根与魂。那流淌在血脉里的信仰,终将化为照亮前路

的星火。我是军人的后代,作为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的制片人,从萌生拍摄这部电影的想法,到打磨剧本,实地取景拍摄,再到影片和观众见面,一路走来,我心里始终装着两个纯粹的心愿:一是对红色历史的真诚敬畏,二是对红军英烈的真心崇敬。

当今的影视行业,有的创作紧盯流量和收益,偏爱拍摄娱乐性强的商业题材。我们的主创团队偏偏选择了困牛山这段红色历史。我们认真打磨影片,只想把困牛山英雄的故事讲好,把先辈的精神传承下去。这是我们朴素、坚定的心愿。我想,比起一时的流量,能被时代记住、被人心珍藏的精神,才是文艺作品长久的生命力。当年,为了掩护红6军团主力突围,红18师52团被敌军包围在三面临河、一面绝壁的险境中,没有援兵、没有退路。敌人强攻不下,就驱赶百姓当“人肉盾牌”。这群年轻的红军官兵,在生死关头,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,为了守住革命信仰和家国大义,宁死不当俘虏,宁死不伤百姓,毅然纵身跳崖。我想,真正的勇敢,不只是无惧生死,而是明知必死,仍选择以身赴义;真正的信仰,不是顺境中的高歌,而是绝境里绝不低头的骨气。

每一次翻阅史料,每一次聆听这段英雄往事,我的内心都会受到巨大的震撼,更生出沉甸甸的责任感与紧迫感。这群纵身跳崖的英烈,大多不过十六七岁。他们怀揣家国山河、心系黎民苍



练(油画)

陈坚作

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艺术家们深入边防海的基层军营,感受军营新貌,在题材挖掘、形式语言与视觉叙事等方面持续深化,塑造出一批鲜明、立体的军人群像。其形象既具铁血风骨,又有温情温度,实现了艺术表达与时代语境的同频共振,彰显了强军时代的精神气象。

有知识、懂技术、会创新,已成为众多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重要特质,这也为塑造战士艺术形象注入新鲜血液。窦鸿的油画《东风第一旅》锚定火箭军官兵雪地发射的场景,莽莽雪山、钢铁装备与肃然挺立的官兵身影有机整合,强化了战位的庄严神圣。同样是描绘战位,周补田的《上战位》,以新颖视角定格“飞鲨”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甲板上起飞的瞬间。作品聚焦航母甲板的战位细节:人物虽无具象化的面部刻画,但从其手势、动作以及整个环境营造出的氛围感,展现了官兵“岗位即战位”的风采,丰富了他们“懂技术、守岗位、敢担当”的形象内涵。

大漠风尘日色昏,雪海连绵伴长云。戍边官兵枕戈待旦,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边疆。孙立新的《边关风雪》构图简洁而有力量。画作以风雪裹挟的

苍茫天地作为背景,凸显出环境的恶劣;厚重而富有肌理的笔触,将战士眉宇间的从容与坚毅刻画得入木三分;整个画面洋溢着朝气蓬勃、乐观向上的气息。李卓的《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》用写实手法让人物的在场感、庄严感和崇高感相互交融。边防官兵面向五星红旗宣誓的庄严神情,映射出官兵对党忠诚、坚守边关的坚定信念。鲁鲁文的《任他风雪》以套色版画的技法实现了形式与主题的高度契合。画面前景中的战士背影如矗立的界碑般厚重坚实,巡逻队伍以富有节奏化的线条排列延伸至雪山深处。大面积冷蓝色调的雪山山峦;刀痕肌理深浅不一,还原雪域高原的残酷;漫天雪花打破冷色的单调,却强化了环境的压迫感;这一切都与战士坚毅的身影形成强烈对比,传递出“任他风雪肆虐,初心从未动摇”的精神力量。

以独特视角,精心塑造砺精兵、谋打赢的战士多重形象。李翔的中国画《训练日志》,以写实手法与传统水墨相结合,线条灵动流畅,人物神态、动作都刻画得栩栩如生,温润中藏着随时爆发的力量。苗再新的中国画《兵·甲》通过战士的姿态、眼神、装备等细

节组合,营造出一种蓄势待发的向战氛围;陈坚的油画《练》舍去背景铺垫,将视觉重心凝于战士的肖像上。那从战士眸子深处迸发出的倔强、勇猛之光,尽显军人的血性与胆气。

新语言、新技法、新材料的运用,展示出信息时代下战士形象塑造的多元性与创新性。邢俊勤以细腻的个人关怀、当代的语言范式,在油画《我们班》中将不同表情的战士形象与迷彩图案重叠交织,使战士的形象从“集体符号”落回“鲜活个体”的本真状态;夏荷生、许仲明、夏鸣的装置艺术作品《科技强军》不仅是媒介形式的拓展,还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的生成。不同军兵种的战士形象,与飞机、导弹、舰艇等先进装备整合在一个空间,在声光电的配合下,立体呈现我军各兵种协同作战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。

三

新时代军事题材美术所塑造的战士形象,早已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战士形象。艺术家用画笔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风貌,实现了精神内涵的拓展,呈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。

叙事视角多元化,构建起多层次的人物叙事体系。画家笔下,有描摹练兵备战的铁血胆气,有扎根边疆的坚守奉献,有攻坚克难的坚毅刚强,有抢险救灾的无私无畏……这种多元叙事,以艺载道,借人物与场景传递家国情怀、奉献精神、备战意识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让当代“最可爱的人”形象立体鲜活,从不同视角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的风貌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新时代战士形象的艺术塑造,虽有新的探索却仍有提升空间。这些从时代现场走来的战士形象,既是强军兴军的视觉见证,也展现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景观。他们的生命力,不应只流于表面概括,更应散发出人的光芒。目前,老一辈军旅美术工作者渐渐淡出创作一线,有的新生代创作者缺乏军营生活的历练,加之对军事文化、军队历史、军人精神的认识存在不足,在面对重大军事题材创作时,难以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。

铁血照亮百年征程,艺术展现强军伟力。战士艺术形象的塑造,不仅是艺术表达的追求,更是强军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。新时代的军事美术创作者,当深耕军旅沃土,守正创新,既传承老一辈创作者的艺术情怀与精神追求,又立足时代语境,塑造出鲜活立体、有血有肉的新时代战士形象,以艺术之美激荡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。

以匠心传精神

——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创作手记

■张淑平

生,为了民族新生,毅然舍生取义、慷慨赴死,将滚烫的青春与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困牛山。

如今,我们身处盛世,远离战火硝烟。一些人习惯了现世安稳,渐渐忘记今日岁月静好,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。我们不应让英烈的热血白白流淌,绝不能让困牛山英烈这段骨气凛然、血泪交织的悲壮历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。

我一直相信镜头是留存历史的画笔,影像是镌刻记忆的画卷,也是让冰冷史料变得鲜活可感的生动载体。正因如此,我们不畏创作艰难,下定决心要拍摄制作这部作品。

拍摄红色题材作品,真实是底色,敬畏是准则。历史分毫不可篡改,先烈事迹半点不容戏说。创作之初,我们便坚守“以史为据、以实为基”的原则,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柳建伟作为电影剧本总编剧。为了把剧本做扎实、把历史还原到位,他翻阅档案文献,反复核对每一处细节,潜心打磨剧本。在史料搜集和考证的过程中,我们结识了贵州省石阡县党史办的杨义铸老师。他长期扎根基层、扎根石阡,用心守护困牛山红军历史。20年来,他走遍当地所有村寨,走访了众多红军后代和亲历者家属,手写整理了几十万字的史料笔记和口述记录。他不求名、不图利,默默挖掘、整理、守护这段快要被人遗忘的历史。很多珍贵的

战斗细节、无名战士的事迹,都是杨老师一点点搜集保存下来的。

创作过程中,我们重走当年红军的作战路线,走访当地群众,倾听群众口传的红军故事;杨老师把珍藏几十年的手稿、老照片和口述资料全部无偿提供给我们,逐字逐句核对剧本,生怕我们遗漏细节,只求尊重史实、还原真相,把真实质朴的红色历史呈现给观众。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有关专家,也对剧本的打磨提供了很多帮助。我想,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和对英雄最深的致敬,就是守住真实、讲好真话、传递真心。

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,我们扎根贵州省石阡县困牛山。实景、实地拍摄的过程,是整部影片最辛苦熬人的阶段。困牛山地势崎岖,大部分拍摄点位车辆无法通行,摄影设备、灯光道具、服装物资,需要徒步背上山。山路碎石多、荆棘密,工作人员的衣服被划破、手脚磨出血泡、浑身被汗水浸透都是常态。没有人喊苦、没有人掉队,大家抱着敬畏之心,认真对待每一场戏、每一个镜头。深山天气变化无常,暴雨、大雾轮番考验着大家。演员们穿着红军军装拍戏,摸爬滚打。有的人不慎受伤,为了不影响整体进度,简单休息片刻就继续拍摄。下雨天,山路湿滑泥泞,山上雾气浓重,大家冒着风雨坚持完成拍摄任务。在大家心里,我们是在用行动守护这段珍贵的红色记忆,脚下走过的每

一步山路,都是大家对先烈的追思;镜头定格的每一帧画面,都是我们对信仰的致敬。

尤其是拍摄红军官兵跳崖的关键戏份,难度最大、情感最重。演员们反复揣摩当年革命先辈绝境赴死、宁死不屈的心境。大家一遍又一遍重拍,调整状态,只为还原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我们深知,当年跳下去的是年轻的身躯,立起来的却是民族的脊梁;逝去的是鲜活生命,永存的是崇高精神。

我常跟团队的同志们说:“我们拍的不是一部普通电影,而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,一群应被永远铭记的英雄。我们多辛苦一点,让片子更真实,才配得起牺牲的先烈。”靠着这份初心和信念,我们克服困难,用心用情完成了这部影片。

英雄从未远去,只是换一种方式守护山河。我们希望观众能从困牛山英雄的事迹中汲取力量,让爱国、奉献、坚守的精神扎根心底。

长征

第6711期

锐视点

近年来,抗战题材文学迎来新一轮创作热潮。众多作家以笔墨回望苦难与抗争交织的峥嵘岁月,为民族记忆留存珍贵文本。

在这股创作浪潮中,作家李春雷在《解放军报》《文艺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等多家报纸期刊,接连发表抗战题材新作,进行“以文学形式书写历史”的实践。

李春雷的报告文学作品,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荣誉。其创作坚守纪实底色,聚焦时代人生,兼具历史深度与人文温度。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特殊节点,他的抗战历史书写饱含对历史的敬畏、对文学的赤诚。

李春雷的抗战纪实作品以客观视角与细腻笔触,打捞历史长河中被忽略的民间记忆,还原抗战岁月里本真的人性

与温情,让沉重的民族记忆成为有温度、有细节、有灵魂的文学叙事。他的创新实践源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。他清醒地看到,当下抗战题材文学虽成果丰硕,却仍存在创作误区:部分作品沉溺程式化战争书写,片面追求情节戏剧性而弱化历史真实性;部分作品局限于宏观叙事,忽略普通民众的真实境遇与情感体验,缺乏对历史细节的细腻捕捉。为避免这些问题,他着实下了不少功夫。早在2004年,他便踏上了抗战史料的搜集之路,辗转太行山区、华北平原,踏访神头岭、响堂铺、平型关等抗日战场,深入偏远村落,采访抗战亲历者与历史见证人,抢救性搜集第一手口述资料与鲜活历史细节。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真实素材,成为他创作的坚实根基,也让作品从源头便守住历史真实性底线。

相较于长篇纪实文学,李春雷的抗战纪实作品更侧重以小见大,截取历史长河中的小片段,聚焦平凡人物的瞬间抉择,以自然生动的叙事传递丰富意蕴,艺术还原真实可感的历史现场。这种书写延续着纪实精神,并以栩栩如生的生动性,让历史记录更具感染力;以生动的细节描绘,构建起真实立体的抗战历史图景,实现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合,走出一条差异化的抗战题材创作之路。

真实,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生命。曾有一段时间,有的抗战题材作品为迎合市场,刻意夸大战争情节,塑造完美化的英雄形象,甚至戏说解构历史事件,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沦为“快餐式”文学。李春雷坚守“历史不容虚构,真相不可篡改”的创作底线,其作品以扎实史料为依据,以亲历者口述为支撑,用朴素克制的文字还原抗战岁月的本真面貌。

李春雷的创作视角聚焦战争中的普通官兵和民众,书写他们在战争中的苦难、挣扎、坚守与抗争。如《白洋淀记忆》生动叙写水乡热土上的抗战传奇,深刻揭示人民战争的伟力根源;《村夜》以八路军伤员在百姓家中养伤的故事为核心,虽无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,无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,却以军民相守、悉心照料

的细节,再现敌后战场鱼水情深的动人场景;《豆选》以小山村的选举细节,传递出普通百姓在民族危亡之际众志成城

的坚定信念;《挂在山顶的人家》以细腻笔触,记述太行山区农妇郭二嫂不惧生死

掩护伤员、守护抗战物资的往事,还原普通人在民族大义前的勇敢无私。这些作品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,也不塑造“高大全”的人物形象,而是如实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真实情感和反应。这种书写让读者在文字中触摸历史真实的肌理,深刻体会那段岁月的沉重与不易。

客观,是李春雷抗战纪实作品的底色。这种客观,首先体现在对历史语境的准确还原。创作中,他始终立足抗战时期的社会背景,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、民生百态与真实人性选择,如实记录普通民众面对侵略者铁蹄时的恐惧、彷徨与犹疑,更书写他们在民族大义前挺身而出、舍身

纪实文学应彰显『纪实』的魅力

——谈李春雷抗战题材系列作品

■马达

护家的觉醒与坚守。这种书写,让人物形象真实可信,也更具感染力——真正的历史,从来不是完美英雄的独角戏,而是无数平凡人在苦难中觉醒、在绝境中抗争的群像史诗。

同时,这种客观也体现在对军民关系的真实刻画。李春雷聚焦敌后根据地的军民故事,以日常化的生活细节,展现军民间的相互扶持、彼此守护。百姓拿出仅存的粮食救治伤员、冒着生命危险掩藏战士,战士心怀感恩守护百姓安宁,这种书写没有华丽辞藻修饰,却再现了抗战时期军民同心、共御外侮的真实场景,印证了广大民众是抗战胜利坚实的根基。这种创作态度,让他的作品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学思辨性,让读者在读懂苦难与壮烈的同时,深刻领会抗战胜利的历史必然性,读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核。

细腻的笔触,是流淌在李春雷抗战纪实作品中的血脉。描写普通抗战民众时,他聚焦人物动作、神态与语言,寥寥数笔便勾勒出鲜活的形象:郭二嫂为保护伤员,忍痛捂住啼哭幼子的颤抖双手;乡亲为伤员擦洗伤口、熬制米汤的温柔动作;战士痊愈告别时的不舍眼神……这些细节,恰恰是最动人的部分。

文学是记忆的载体,历史是民族的根脉。在抗战题材文学创作日趋多元的当下,李春雷以文史兼具的纪实之笔书写抗战历史,展现了“纪实”的魅力。

在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开辟未来的当下,我们需要这样忠于历史、饱含温情的文学作品,让民族记忆永不褪色,让抗战精神代代传承。

文艺评论



血洒困牛山(油画,贵州美术馆藏)

彭承军作